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一

列傳七

康君立蔚州興唐人世為邊豪乾符中為雲州牙校事
防禦使段文楚時羣盜起河南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
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會文楚稍削軍人儲

給戍兵咨怨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章等
謀曰段公懦人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武威不振丈
夫不能于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權係部衆
然以雄勁聞於時者莫若沙陁部復又李振武父子勇
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
貴事無不濟也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
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饑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
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虜帥以

謝邊人孰敢異議者武皇曰明天子在上舉事當有朝
典公等勿輕議予家尊遠在振武萬一相迫俟予稟命
君立等曰事機已洩遲則變生曷俟千里咨稟衆因聚
譟擁武皇比及雲州衆且萬人師營鬪雞臺城中械文
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皇為大同軍防禦留後
衆狀以聞朝廷不悅詔徵兵來討俄而獻祖失振武武
皇失雲州朝廷命招討使李鈞幽州李可舉加兵于武
皇攻武皇于蔚州君立從擊可舉之師屢捷及獻祖入達

韋君立保感義軍武皇授鴈門節度以君立為左都押
牙從入關逐黃孽收長安武皇還鎮太原授檢校工部
尚書先鋒軍使文德初李罕之既失河陽來歸于武皇
且求援焉乃以君立充南面招討使李存孝副之率師
二萬助罕之攻取河陽三月與汴將丁會牛存節戰于
沅河臨陣之次騎將安休休叛入汴軍君立引退八月
授汾州刺史大順元年潞州小校安居受反武皇遣君
立討平之授檢校左僕射昭義節度使自武皇之師連

歲略地於邢洺攻孟方立君立常率澤潞之師以為犄
角景福初檢校司徒食邑千戶二年李存孝據邢州叛
武皇命君立討之以功加檢校太保乾寧初存孝平班
師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怒諸將無解慍者初李存信
與存孝不協屢相傾奪而君立素與存信善九月君立
至太原武皇會諸將酒博因語及存孝事流涕不已時
君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賜酖而殂時年四十八明宗即
位以念舊之故詔贈太傅

薛志勤蔚州奉誠人小字鐵山初為獻祖帳中親信乾
符中與康君立共推武皇定雲州以功授右牙都校從
入達勒武皇授節鴈門志勤領代北軍使從入關收京
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河東右都押牙先鋒右軍使
從武皇救陳許平黃巢武皇遇難于上源驛汴將楊彥
洪連車樹柵遮絕巷陌時騎從皆醉宴席既闕汴軍四
面攻傳舍志勤魁勇冠絕復酒膽激壯因獨登驛樓大
呼曰朱僕射負恩無行邀我司空圖之吾三百人足以

濟事因彎弧發射矢無虛發汴人死者數十志勤私謂
武皇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屬無遺類矣可速行因扶
武皇而去雷雨暴猛汴人扼橋志勤以其屬血戰擊敗
之得侍武皇還營由是恩顧益厚大順初張濬以天子
之師來侵太原十月大軍入陰地志勤與李承嗣率騎
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于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
刺史二年從討鎮州收大長臨城志勤皆先登陷陣勇
敢無前王暉據雲州叛討平之以志勤為大同軍防禦

使檢校司空乾寧初代康君立為昭義節度使光化元年十二月以疾卒于潞時年六十二

史建瑋字國寶父敬思鴈門人仕郡至牙校武皇節制鴈門敬思為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及鎮太原為裨將中和四年從援陳許為前鋒敗黃巢於汴上追賊至徐兗常將騎挺身酣戰勇冠諸軍是時天下之師雲集軍中無不推伏六月衛從武皇入汴州舍於上源驛是久為汴人所攻敬思方大醉因蹶然而興操弓與汴人

鬪矢不虛發汴人死者數百夜分冒雨方達汴橋左右
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而沒武皇還營知失
敬思流涕久之建瑋以父廕少仕軍門光化中典昭德
軍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瑋以獻授檢
校工部尚書李思安之圖上黨也建瑋為前鋒與總管
周德威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絕建瑋日引精
騎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千計敵人不敢芻牧汴將
王景仁營於柏鄉建瑋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

日已晡晚汴軍有歸志建塘督部落精騎先陷其陣夾
攻魏滑之間遂長驅追擊夜入柏鄉俘斬數千計論功
加檢校左僕射師還留戍趙州汴將氏延賞數犯趙之
南鄙建塘設伏柏鄉獲延賞獻之九年梁祖親攻舊縣
時王師併攻幽州聲言汴軍五十萬將寇鎮定都將符
存審謂建塘曰梁軍儻以五十萬來我等何以待之裨
將趙行實曰走入土門為上策存審曰事未可知但老
賊在東別將西來尚可徐圖不旬日楊師厚圍棗強賀

德倫圍舊縣梁祖自至攻城甚急存審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坐滋賊勢何以為謀老賊若不下舊阜必西攻深冀與公等料閱騎軍偵視賊勢乃選精騎八百趨信都存審扼下博橋建塘與李嗣肱分道擒生建塘乃分麾下三百騎為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軍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翼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聚而殺之鰓數十人令其逸去各曰沙陀軍大至矣梁軍震恐明日建塘嗣肱

為梁軍服色與芻牧者相雜晡晚及賀德倫塞門殺守
門者縱火大譟斬俘而去是夜梁祖燒營而遁比至貝
州迷失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十二年魏博歸款建
瑋與符存審前軍屯魏縣十三年敗劉鄩于元城收澶
州以建瑋為刺史檢校司空外衙騎軍都將尋應具相
二州刺史屯於德勝十八年與閻寶討張文禮為馬軍
都將八月攻趙州獲刺史王鋌進逼鎮州為流矢所中
卒于軍時年四十六

李承嗣代州鴈門人父佐方承嗣少仕郡補右職中和二年從武皇討賊闕輔為前鋒王師之攻華陰黃巢令偽客省使王汀會軍機於黃揆承嗣擒之以獻賊平以功授汾州司馬改榆次鎮將光啟初從討蔡賊于陳許上源之難遣承嗣奉表行在陳訴其事觀軍容田令孜館而慰諭令達情於武皇姑務協和仍授以左散騎常侍朱玫之亂遣承嗣率軍萬人援鄜州至渭橋迎扈車駕王行瑜既殺朱玫承嗣會鄜夏之師入定京城獲偽

相裴徹鄭昌圖函送朱玫襄王首獻于行在駕還宮賜
號迎鑾功臣檢校工部尚書守嵐州刺史賜犒軍錢二
萬貫時車駕初還三輔多盜承嗣按兵警禦輦轂入安
及還屯於廊留別將馬嘉福五百騎宿衛孟方立之襲
遼州也武皇遣承嗣設伏於榆社以待之邢人既至承
嗣發伏擊其歸兵大敗之獲其將奚忠信以功授洺州
刺史及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
率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

有三日而拔師還改教練使檢校司徒乾寧二年充鄆
為汴人所攻勢漸危蹙使乞師於武皇遣承嗣率三千
騎假道於魏渡河援之時李存信屯於莘縣既而羅弘
信背盟掩擊王師因之隔絕及瑄瑾失守承嗣與朱瑾
史儼同入淮南承嗣史儼皆驍將也淮人得之軍聲大
振

十國春秋莫列傳太祖
署為淮南行軍副使

武皇深惜之如失左右手乃

遣趙岳間道使於淮南請歸承嗣等楊行密許之遣使
陳令存修好於武皇其年九月汴將龐師古葛從周同

出師將收淮南朱瑾率淮南軍三萬與承嗣設伏於清口大敗汴人生獲龐師古行密嘉其雄才留而不遣仍奏授檢校太尉領鎮海軍節度使天祐九年淮人聞莊宗有柏鄉之捷乃以承嗣為楚州節度使以張犄角十七年七月卒於楚州時年五十五

史儼代州鴈門人以便騎射給事于武皇為帳中親將驍果絕衆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輔誅黃巢每出師皆從乾寧中從討王行瑜師次

渭北遣儼率五百騎護駕石門時京城大擾士庶奔逃
散布南山儼分騎警衛比駕還京盜賊不作以功授檢
校右散騎常侍屯於三橋者累月昭宗寵錫優異明年
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兗鄆時汴軍雄盛自青徐兗鄆
柵壘相望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
左俘右斬汴軍為之披靡及朱瑾失守與李承嗣等奔
淮南淮人比善水軍不閑騎射既得儼等軍聲大振尋
挫汴軍於清口其後併鍾傳擒杜洪削錢鏐成行密之

霸迹者皆儼與承嗣之力也淮人館遇甚厚妻孥第舍必推其

甲故儼等盡其死力

十國春秋云儼累官滁州刺史

天祐十三年卒於廣陵

蓋寓蔚州人祖祚父慶世為州之牙將武皇起雲中寓

與康君立等推轂佐佑之因為腹心武皇節制鴈門署

職為都押牙領嵐州刺史洎移鎮太原改左都押牙檢

校左僕射武皇與之決事言無不從凡出征行靡不衛

從

通鑑光啟二年駕幸興元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于我今不誅朱玫黜李煜無以自

滿洗克用從之又通鑑考異引紀年錄云偽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為將斬之以徇大將蓋寓

等言云云太祖蟠偽詔械其使馳檄諭諸鎮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偽語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鑾駕播越梁洋行至半塗六軍變擄遂至蒼黃而晏駕不知弒逆者何人永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纂承已于正殿受冊罪改元大赦者李煜出自贅疣名汙藩邸智昏菽麥識昧機權李符據之以塞辭朱玫賣之以為利呂不韋之奇貨可見姦邪肅世誠之上懷期于匪夕近者當道徑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現駐巴梁宿衛比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驥自號台衡敢

首亂階明言晏駕焚感藩鎮凌弱廟朝云云

乾寧二年從

入關討王行瑜特授檢校太保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領容管觀察經略使光化初車駕還京授檢校太傅封成陽郡公寓性通黠多智數善揣人主情武皇性嚴急左

右難事無委遇者小有違忤即寘于法惟禹承顏希旨
規其趨向婉辭順意以盡參禪武皇或暴怒將史事將
不測禹欲救止必佯佐其怒以責之武皇怡然釋之有
所諫諍必徵近事以為喻自武皇鎮撫太原最推親信
中外將吏無不景附朝廷藩鄰信使結託先及武皇次
入寓門既總軍中大柄其名震主梁祖亦使姦人離間
暴揚于天下言蓋禹已代李聞者寒心武皇略無疑間
初武皇既平王行瑜還師渭北暴雨卒日諸將或請入

觀且云天顏咫尺安得不行觀禮武皇意未決寓白曰
車駕自石門還京寢未安席比為行瑜兄弟驚駭乘輿
令京師未寧姦宄流議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復動宸情
君臣始終不必朝觀但歸藩守姑務勤王是忠臣之道
也武皇笑曰蓋寓尚阻吾入觀況天下人哉即日班師
天祐二年三月寓病篤武皇日幸其第手賜藥餌初寓
家每事珍膳窮極海陸精於府饌武皇非寓家所獻不
食每幸寓第其往如歸恩寵之洽時無與比及其卒也

哭之彌慟莊宗即位追贈太師

伊廣字言

原本闕一字

元和中右僕射慎之後廣中和末除

授忻州刺史遇天下大亂乃委質於武皇廣襟情灑落
善占對累厯右職授汾州刺史時武皇主盟諸侯景附
軍機締結聘遺旁午廣奉使稱旨累遷至檢校司徒乾
寧四年從征劉仁恭武皇之師不利于成安寨廣歿于
賊有女為莊宗淑妃子承俊歷貝遼二州刺史

李承勳者與廣同為牙將善于奉使名聞軍中承勳累

遷至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勲往使問其釁端承勲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聘問之禮謁者曰燕王為帝矣可行朝禮承勲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唐帝除授燕王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於獄數日而出詰之曰臣我乎承勲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勲竟歿于燕

史敬鎔太原人事武皇為帳中綱紀甚親任之莊宗初

嗣晉王位李克寧陰構異圖將害莊宗事發有日矣克寧密引敬鎔以邪謀論之既而敬鎔白貞簡太后惶駭召張承業李存璋等圖之克寧等伏誅以功累歷郡同光初為華州節度使移鎮安州天成中入為金吾上將軍期年復授鄧州至鎮數月卒贈太尉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攷證

唐列傳七康君立傳君立等乃夜謁武皇 案通鑑考

異引趙鳳紀年錄云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帳
日譁於太祖之門疑非事實新唐書作夜謁克用通
鑑作潛詣蔚州說克用皆以是書為據

武皇賜酖而殂 案通鑑考異引唐遺錄作君立為杖
死與是書異

史建塘傳建塘乃分麾下三百騎為五軍 案歐陽史

作建塘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是書作三百騎史異文也

時年四十六 案歐陽史作四十二

史儼傳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千騎直犯營壘

案史儼援兗鄆在乾寧二年冬是書梁太祖紀正月

擒蕃將安福順然則安福順不當與史儼同行疑傳

文有訛字

舊五代史卷五十五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二

列傳八

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也初事武皇為
帳中騎督驍勇使騎射膽氣智數皆過人久在雲中諳
熟邊事望煙塵之警懸知兵勢乾寧中為鐵林軍使從

武皇討王行瑜以功加檢校左僕射移內衙軍副光化二年三月汴將氏叔琮率衆逼太原有陳章者以魁勇知名衆謂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乘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偽退陳章縱追之德威背揮鐵撾擊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天復中我

師不利于潘縣汴將朱友寧氏叔琮來逼晉陽時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銳兵出諸門攻其壘擒生斬馘汴人枝梧不暇乃退天祐三年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潞州降丁會以功加檢校太保代州刺史代嗣昭為蕃漢都將李思安之寇潞州也德威軍於余吾時汴軍十萬築夾城圍潞州內外斷絕德威以精騎薄之屢敗汴人進營高河令遊騎邀其芻牧汴軍閉壁不出乃自東門山口築甬道樹柵以通夾城德威之騎軍

倒牆堙塹日數十戰前後俘馘不可勝紀梁有驍將黃
角應方骨崙皆生致之五年正月武皇疾篤德威退營
亂柳武皇厭代四月命德威班師時莊宗初立德威外
握兵柄頗有浮議內外憂之德威既至單騎入謁伏靈
柩哭哀不自勝由是羣情釋然是月二十四日從莊宗
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橫碾距潞四十五里
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于三垂岡下翼日直趨夾城
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初德威與李嗣昭有

私憾武皇臨終顧謂莊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重圖累
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歿有遺恨
莊宗達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勵力堅戰竟破強敵與嗣
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
七年岐人攻靈夏遣使來求助德威渡河以應之師還
授蕃漢馬步總管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
仁軍八萬次柏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難帝遣德威
率前軍出井陘屯于趙州十二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

薄汴營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上汴將韓勛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曜望之森然我軍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欲以兵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不挫其銳吾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活傭販虛有表耳縱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為資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日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

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烏合之衆利在速戰卿欲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于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惟恃騎軍平田廣野易為施功今壓賊營令彼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彼若早夜以畧約渡之吾族其為俘矣若退軍鄙邑

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乃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景仁下令造浮橋數日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鄆邑八年正月二日德威率騎軍致師于柏鄉設伏于村塢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衆結陣而來德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至于鄆邑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陣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陣莊宗問戰時德威曰汴軍氣盛可以勞逸制之造次輕力殆難與敵

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饑色今賊遠來決戰縱挾糗糒亦不遑食晡晚之後饑渴內侵戰陣外迫士心既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大敗偏師必喪以臣所籌利在晡晚諸將皆然之時汴軍以魏博之人為右廣宋汴之人為左廣自未至申陣勢稍卻德威麾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埃漲天魏人收軍漸退莊宗與史建瑭安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大敗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僅以身免獲將校二百

八十人八月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十二月遣德威率步騎三萬出飛狐與鎮州將王德明定州將程嚴等軍進討九年正月收涿州降刺史劉知溫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單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于龍頭岡初廷珪謂左右曰今日擒周陽五既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持槍躬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奮槌擊墜其馬生獲廷珪賊黨大敗斬首三千級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十二日德威自涿州進軍良

鄉大城守光既失廷珪自是奪氣德威之師屢收諸郡
降者相繼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州平十二月授
德威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德威性忠孝感
武皇獎遇嘗思臨難忘身十二月汴將劉鄩自洹水乘
虛將寇太原德威在幽州聞之徑以五百騎馳入上門
聞鄩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宮以候汴軍初劉鄩
欲據臨清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口德威遣將
擒數十人皆偁刃于背繫而遣之既至謂劉鄩曰周侍

中已據宗城矣德威其夜急騎扼臨清劉昂乃入貝州

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可知也十四年三月契丹

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

遼史太祖紀神冊二年三月辛亥攻幽州節度使周

德威以幽并鎮定魏五州兵拒戰于居庸關之西戰于新州東大破之斬首三萬級又通鑑契丹主帥衆三十

萬德威衆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

敵衆攻僅二百日外援未至德威撫

循士衆晝夜乘城竟獲保守十五年我師營麻口渡將

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大軍至十二月二十三

日軍次胡柳陂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

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為念以我深入之衆抗彼激憤之軍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必勝王但按軍保柵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餉不給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曰河上終日挑戰恨不遇賊令款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而出德威不獲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莊宗

與汴將王彥章接戰大敗之德威之軍在東偏汴之游
軍入我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德威兵
少不能解父子俱戰沒先是鎮星犯上將星占者云不
利大將是夜收軍德威不至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我
良將吾之咎也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
凜凜然有肅殺之氣中興之朝號為名將及其歿也人
皆惜之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符存審
配饗莊宗廟廷晉高祖即位追封燕王子光輔歷汾汝

州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

歐陽史義兒傳惟符存審不在其列別自為傳蓋存

審子彦卿有女為宋太宗后故存其本姓也

舊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

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豪

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

往依之中和末罕之為蔡寇所逼棄郡投諸葛爽存審

從至河陽為小校屢戰蔡賊有功諸葛爽卒罕之為其

部將所逼出保懷州部下分散存審乃歸于武皇武皇

署右職令典義兒軍賜姓名存審性謹厚寵遇日隆自是武皇西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瘡日夕臨問乾寧初討李匡儔存審前軍拔居庸關明年從討邠州時邠之勁兵屯龍泉寨四面懸崖石壁險固存審奮力拔之師還授檢校左僕射副李嗣昭討李康于汾州擒之以功改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蕃漢馬步副指揮使與李嗣昭降丁會于上黨從周德威破梁兵于夾城以功

檢校司徒授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七年校
校太保充蕃漢總管莊宗擊汴人于柏鄉留存審守太
原三月代李存璋戍趙州九年梁祖攻脩縣存審與史
建瑭李嗣肱赴援屯下博橋汴人驚亂燒營而遁以功
遙領邢洺磁團練使十二年魏博歸款于莊宗遣存審
率前鋒據臨清以俟進取莊宗入魏存審屯魏縣以抗
劉鄩六月鄩營莘縣存審與鎮定之師營莘西三十里
一日數戰八月率師攻張源德于貝州十三年二月劉

鄆自革悉衆來襲我魏州存審以大軍踵其後戰于故
元城大敗汴人從收澶衛磁洛等州秋邠州閻寶降授
存審安國軍節度邠洛磁等州觀察使十月戴思遠棄
滄州毛璋以城降授存審檢校太傅橫海軍節度使兼
領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年就加平章事十四年八
月將兵援周德威于幽州敗契丹之衆冬破汴將安彥
之于楊劉諸軍進營麻口時梁將謝彥章營行臺村莊
宗勇于接戰每以輕騎當之遇窘者數四存審每俟其

出必叩馬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為天下自愛塞旗挑
戰一劒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于臣古人不以賊遺君
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即時迴駕十二月戰
于胡柳晡晚之後存審引所部銀槍効節軍敗梁軍于
土山下是日辰巳間周德威戰歿一軍逗撓梁軍四集
存審與其子彥圖冒刃血戰出沒賊陣與莊宗軍合于午
後師復集擊敗汴人十六年春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
馬步總管于德勝口築南北城以據之七月汴將王瓚

自黎陽渡河寇澶州存審拒戰瓚退營于楊村渡控我上游自是日與交鋒對壘經年大小凡百餘戰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諒求援于我遣存審與李嗣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于梁衆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黑氣如鬪雞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決戰而形于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聞其衆詰旦進軍梁軍來逆戰大

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出存審謂嗣昭
曰吾初懼劉鄩據渭河偏師既敗彼若退歸懼我踵之
窮獸搏人勿謂無事可開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建
及牧馬于沙苑劉鄩北皓知之保衆退去歐陽史鄩以
為晉軍且懈
乃夜遁去存審追擊
于渭河又大敗之

遂解同州之圍存審略地至奉先
謁諸帝陵乃班師十八年王師討張文禮于鎮州李嗣
昭李存進相次戰歿十九年遣存審率師進攻叛帥于
城下文禮之將李再豐陰送款于存審我師中夜登城

擒文禮之子處球等露布以獻鎮州平以功加檢校太
傅兼侍中二十年正月師還于魏州莊宗出城迎勞就
第宴樂無何昇丹犯燕薊郭崇韜奏曰汴寇未平繼韜
背叛北邊捍禦非存審不可上遣中使諭之存審卧病
羸瘠附奏曰臣効忠稟命靡敢為辭但疴恙纏綿未堪
祇役既而詔存審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度使自鎮州
之任同光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食邑
千戶賜號忠烈扶天啟運功臣十月平梁遷都洛陽存

審以身為大將不得預收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
入覲尋醫以情告郭崇韜時崇韜自負一時佐命之功
無出已右功名事望素在存審之下權勢既隆人士輻
湊不欲存審加于已上每有章奏求覲即陰沮之存審
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子國_塵効驅馳與公鄉里
親舊公思令死棄北荒何無情之如是崇韜益慙慙明
年春疾甚上章懇切乞生覲天顏不許存審伏枕而歎
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幸而遇今日天下一家遠

夷極塞皆得面覲彤墀射鉤斬祛之人孰不奉觴丹陛
獨予壅隔豈非命哉漸增危篤崇韜奏請許存審入覲
四月制授存審宣武軍節度使諸道蕃漢馬步總管詔
未至五月十五日卒于幽州官舍時年六十三遺命葬
太原存審遺奏陳叙不得面覲詞旨悽惋莊宗震悼久
之廢朝三日贈尚書令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
出師法令嚴明決策制勝從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
匹皆近代之良也常戒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劍

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為戒存審微時嘗為俘囚時就戮於郊外臨刑指危垣謂主者曰請就戮于此下冀得環垣覆尸旅魂之幸也主者哀之為移次焉遷延之際主擁妓而飲思得歌者以助歡妓曰俘囚有符存審者妾之舊識每令擊節以贊歌令主將欣然馳騎而舍之宜非命也

彥超存審之長子也少事武皇累歷牙職存審卒莊宗以彥超為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詔彥超赴北京巡檢先是朝廷令內官呂鄭二人在太原一監兵一監倉庫及明宗入洛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留守張憲彥超覺之密與憲謀未決部下大譟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軍士殺呂鄭存霸于衙城詰旦聞洛城禍變彥超告諭三軍

宋史張昭傳云昭為張憲推官莊宗及難聞鄭

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彥超合戍將應之憲死有害昭者執之以送彥超彥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又

通昭為榜
安撫軍民

明宗又令其弟龍武都虞候彥卿馳騎安撫

六月彥超入覲明宗召見撫諭尋授晉州留後未行會

其弟前曹州刺史彥饒平宣武亂軍明宗喜召彥超謂

之曰吾得爾兄弟力餘更何憂爾為我徃河東撫育者

舊即授北京留守太原尹明年冬移授昭義節度使四

年授驍衛上將軍改金吾上將軍長興元年授泰寧軍

節度使尋移鎮安州彥超廝養中有王希全者小字佛

留廳知書詎委主貨財歲久耗失甚多彥超止于訶譴

而已應順元年正月佛留聞朝廷多事因與任貨兒等謀亂一夕叩門言朝廷有急遞至彥超出至廳事佛留挾刃害之詰旦本州節度副使李端召州兵攻佛留等敗死餘衆奔淮南擒彥超部將趙溫等二十六人誅之彥超贈太尉存審次子彥饒晉史有傳次彥卿皇朝前鳳翔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封魏王令居于洛陽次彥能終于楚州防禦使次彥琳任皇朝為金吾上將軍卒于任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攷證

唐列傳八周德威傳有陳章者以魁勇知名衆謂之夜
叉言於叔琮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
郡案歐陽史作梁軍圖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
陽五者為刺史與是書微異

德威前軍營橫碾橫碾莊宗紀作黃展

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
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案歐

陽史祇載德威勉諭其衆即告莊宗曰賊兵甚銳未
可與爭不載精騎擊退賊兵之事考下文有去賊咫尺
限此一渠水云云則賊渡河而退一節紀載殊不
可闕

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刃於背繫而遣之 案通鑑
從莊宗實錄作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

周侍中已據宗城矣 宗城通鑑作臨清考異曰劉鄩
見在宗城薛史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清字誤耳

符存審傳以功遙領邢洺磁團練使 案歐陽史作遷

領邢州團練使

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 案五代會要同
光元年始改邢州為安國軍據是書此傳則晉人得
邢州即改軍額疑會要誤也詳見通鑑考異

符彥超傳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
留守張憲 案歐陽史作張憲欲納存霸是書作存
霸謀殺張憲彥超兩史紀載微異

舊五代史卷五十六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三

列傳九

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鴈門人也父弘正崇韜初為李克
修帳下親信克修鎮昭義崇韜累典事務以廉幹稱克
修卒武皇用為典謁奉使鳳翔稱旨署教練使崇韜臨

事機警應對可觀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為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俄而紹宏出典幽州留事知祥懇辭要職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忠而獲罪知祥懼求為外任妻瑀華公主泣請于貞簡太后莊宗謂知祥曰公欲避路當舉其代知祥因舉崇韜乃署知祥為太原軍在城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務艱難戰伐靡所不從十八年從征張文禮於鎮州契丹引衆至新樂王師大恐諸將咸請退還魏州莊宗猶

豫未決崇韜曰按已堅祇為王都所誘本利貸財非敦
鄰好苟前鋒小劬遁走必矣况我新破汴寇威振北地
乘此驅攘焉往不捷且事之濟否亦有天命莊宗從之
王師果捷明年李存審牧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
珍貨賂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莊宗即位於魏州
崇韜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樞密使是時衛州陷
於梁澶相之間寇鈔日至民流地削軍儲不給羣情恟
恟以為霸業終不能就崇韜寢不安席俄而王彥章陷

德勝南城敵勢滋蔓汴人急攻楊劉城明宗在鄆音驛斷絕莊宗登城四望計無從出崇韜啓曰段凝阻絕津路苟王師不南鄆州安能保守臣請於博州東岸立柵以固通津但慮汴人偵知徑來薄我請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戰如三四日間賊軍未至則柵壘成矣崇韜率毛璋等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于葭葦間據胡牀假寢覺袴中冷左右視之乃蛇

也其忘疲勵力也如是居三日梁軍果至城壘低痺沙
土散惡戰具不完汴將王彥章杜晏球率衆攻擊軍不
得休息崇韜身先督衆四面拒戰有急即應城垂陷俄
報莊宗領親軍次西岸梁軍聞之退走因解楊劉之圍
未幾汴將康延孝來奔崇韜延於臥內訊其軍機延孝
曰汴人將四道齊舉以困我軍莊宗憂之召諸將謀進
取之策宣徽使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人盟以河為界
無相侵寇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謂曰計將安出

對曰臣不知書不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自陛下
十五年起義圖霸為雪家讐國恥甲冑生蠆虱黎人困
輸輓今纂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盪平纔得汶陽尺寸
之地不敢保守況盡有中原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咨
怨設若劃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臣自延孝言事已來
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算賊事機不出今年雌雄必決聞
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
凝麾下王彥章日寇鄆境彼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

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此汴人之謀也
臣謂段凝保據河壩苟欲持我臣但請留兵守鄴保固
楊劉陛下親御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無兵望
風自潰若使僞主授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
必定如不決此計傍採浮譚臣恐不能濟也今歲秋稼
不登軍糧繞支數月決則成敗未知不決則坐見不濟
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成敗天
也在陛下獨斷莊宗蹶然而興曰正合吾意丈夫得則

為王失則為擄行計決矣即日下令軍中家口並還魏
州莊宗送劉皇后與興聖宮使繼岌至朝城西野亭泣
別曰事勢危蹙今須一決事苟不濟無復相見乃留李
紹宏及租庸使張憲守魏州大軍自楊劉濟河是歲擒
王彥章誅梁氏降段凝皆崇韜贊成其謀也莊宗至汴
州宰相豆盧革在魏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
兼樞密使及郊禮畢以崇韜兼領鎮冀州節度使進封
趙郡公邑二千戶賜鐵券恕十死崇韜既位極人臣權

傾內外謀猷獻納必盡忠規士族朝倫頗亦收獎人物
內外翕然稱之初收汴洛稍通賂遺親友或規之崇韜
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偽梁之日賂遺成風今方
面藩侯多梁之舊將皆吾君射鉤斬祛之人也一旦革
面化為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帑
及郊裡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時近臣勸莊宗以貢
奉物為內庫珍貨山積公府賞軍不足崇韜奏請出內
庫之財以助莊宗沉吟有靳惜之意是時天下已定寇

讐外息莊宗漸務華侈以逞已欲洛陽大內宏敞宮宇
深邃宦官阿意順旨以希恩寵聲言宮中夜見鬼物不
謀同辭莊宗駭異其事且問其故宦者曰見本朝長安
大內六宮嬪御殆及萬人椒房蘭室無不充牣今宮室
大半空間鬼神尚幽亦無所怪繇是景進王允平等于
諸道採擇宮人不擇良賤內之宮掖三年夏雨河大水
壞天津橋是時酷暑尤甚莊宗常擇高樓避暑皆不稱
旨宦官曰今大內樓觀不及舊時長安卿相之家舊日

大明興慶兩宮樓觀百數皆雕楹畫拱干雲蔽日今官
家納涼無可御者莊宗曰予富有天下豈不能辦一樓
即令宮苑使經營之猶慮崇韜有所諫止使謂崇韜曰
今年惡熱朕頃在河上五六月中與賊對壘行宮卑濕
介馬戰賊恒若清涼今晏然深宮不耐暑毒何也崇韜
奏陛下頃在河上汴寇未平廢寢忘食心在戰陣祁寒
溽暑不介聖懷今寇既平中原無事縱耳目之玩不憂
戰陣雖層臺百尺廣殿九筵未能忘熱於今日也願陛

下思艱難創業之際則今日之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
王允平等竟加營造崇韜復奏曰內中營造日有糜費
屬當災饑且乞權亭不聽初崇韜與李紹宏同為內職
及莊宗即位崇韜以紹宏素在己上舊人難制即奏澤
潞監軍張居翰同掌樞密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大失
所望泣涕憤鬱崇韜乃置內勾使應三司財賦皆令勾
覆令紹宏領之冀塞其心紹宏快悵不已崇韜自以有
大功河洛平定之後權位熏灼恐為人所傾奪乃謂諸

子曰吾佐主上大事了矣今為羣邪排毀吾欲避之歸鎮常山為菟裘之計其子延說等曰大人功名及此一失其勢便是神龍去水為螻蟻所制尤宜深察門人故吏又謂崇韜曰付中勲業第一雖羣官側目未必能離間宜於此時堅辭機務上必不聽是有辭避之名塞其讒慝之口魏國夫人劉氏有寵中宮未正宜贊成冊禮上心必悅內得劉氏之助羣閭其如余何崇韜然之於是三上章堅辭樞密之位優詔不從崇韜乃密奏請立

魏國夫人為皇后復奏時務利害二十五條皆便於時
取悅人心又請罷樞密院事各歸本司以輕其權然宦

官造謗不已三年堅乞罷兼領節鉞許之

冊府元龜云
同光中崇輻

再表辭鎮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常處重難或遲疑
未決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自必成至於
贊朕丕基登茲大寶衆興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
唐祚必須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密取汶陽興師
入不測之地渴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津人所不知卿
惟合意迨中都肅聚羣黨窺陵朕決議平妖兼收浚水
雖云先定更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諧沉算斯即何須冒
刃始顯殊庸況常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衆共定羣
心惟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異等倫沃朕
之心非虛渥澤今卿再三謙遜重疊退辭始納常陽請

歸上將人稱梁范不可兼權如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
操守未可比方既覽堅辭難沮來表其再讓汴州所宜
允依
會客省使李嚴使西川回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與

崇韜議討伐之謀方擇大將時明宗為諸道兵馬總管
當行崇韜自以宦者相傾欲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契
丹犯邊北面須藉大臣全倚總管鎮禦臣伏念興聖宮
使繼岌德望日隆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親王為元帥
付以討伐之權俾成其威望莊宗方愛繼岌即曰小兒
幼稚安能獨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無踰於

卿者乃以繼岌為都統崇韜為招討使是歲九月十八日率親軍六萬進討蜀川崇韜將發奏曰臣以非才謬當戎事仗將士之忠力憑陛下之威靈庶幾克捷若西川平定陛下擇帥如信厚善謀事君有節則益知祥有焉望以蜀帥授之如宰輔闕人張憲有披榛之勞為人謹重而多識其次李琪崔居儉中朝士族富有文學可擇而任之莊宗御嘉慶殿置酒宴征西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於

卿軍發十月十九日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
魏王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
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濟
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偽鳳州節度使
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成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
萬次至故鎮偽命屯駐指揮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
四千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
大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置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

於崇韜繼歲承命而已莊宗令內官李廷安李從襲呂知柔為都統府紀綱見崇韜幕府繁重將吏輻輳降人爭先賂遺都統府唯大將省謁牙門索然繇是大為詬恥及六軍使王宗弼歸款行賂先招討府王衍以城都降崇韜居王宗弼之第宗弼選王衍之妓妾珍玩以奉崇韜求為蜀帥崇韜許之又與崇韜子廷誨謀令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奏崇韜為蜀帥繼歲覽狀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衡華安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況余不敢

議此

九國志王宗弼傳宗弼送款於魏王乃還城都盡
盤內藏之寶貨歸於其家魏王遣使徵犒軍錢數

千萬宗弼輒斬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子冰班齎
行玩用直百萬獻於魏王并賂郭宗懿請以己為西川
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焉用獻為魏王
入城翼日數其不忠之罪並其子斬之於市李從襲等

謂繼岌曰郭公收蜀部人情意在難測王宜自備由是

兩相猜察莊宗令中官向延嗣賞詔至蜀促班師詔使

至崇韜不郊迎延嗣憤憤從襲謂之曰魏王貴太子也

主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昨令蜀人請己為

帥郭廷誨擁徒出入貴擬王者所與狎遊無非軍中驍

果蜀中凶豪晝夜妓樂歡宴指天畫地父子如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必恐紛亂吾屬莫知暴骨之所因相向垂涕延嗣使還具奏皇后泣告莊宗乞保全繼岌莊宗復開蜀簿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問蜀人知蜀中寶貨皆入崇韜之門言崇韜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名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百工犀玉帶百廷誨自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絕妓

七十樂工七十他財稱是魏王府蜀人賂遺不過匹馬而已莊宗初聞崇韜欲留蜀心已不平又聞全有蜀之妓樂珍玩怒見顏色即令中官馬彥珪馳入蜀視崇韜去就如班師則已如實遲留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曰禍機之發間不容髮何能數千里外復稟聖旨哉皇后再言之莊宗曰未知事之實否詎可便令果決皇后乃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時蜀土初平山林多盜孟知祥未至崇韜令任圜張筠分道招撫慮師還後部

曲不寧故歸期稍緩四年正月六日馬彥珪至軍決取
十二日發城都赴闕令任園權知留事以俟知祥諸軍
部署已定彥珪出皇后教以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將發
他無繫端安得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從襲等泣曰
聖上既有口勅王若不行苟中途事洩為患轉深繼岌
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教令安得殺招討使從襲等巧
造事端以間之繼岌既無英斷俛從之詰旦從襲以
繼岌之命名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入左右槌

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廷信廷誨隨父死於蜀廷說誅於洛陽廷讓誅於魏州廷議誅於太原家產籍沒明宗即位詔令歸葬仍賜太原舊宅廷誨廷讓各有幼子一人姻族保之獲免崇韜妻周氏攜養於太原崇韜服勤盡節佐佑王家草昧艱難功無與比西平巴蜀宣暢皇威身死之日夷夏寃之然議者以崇韜功烈雖多事權太重不能處身量力而聽小人悞計欲取泰山之安如急行避跡其禍愈速性復剛戾遇事便發既不知前代之

成敗又未體當時之物情以天下為己任孟浪之甚也
及權傾四海車騎盈門士人謠奉漸別流品同列豆盧
草謂崇韜曰汾陽王代北人徙家華陰侍中世在鴈門
得非祖德歟崇韜應曰經亂失譜牒先人嘗云去汾陽
王四世草曰故祖德也因是旌別流品援引簿徒委之
心腹佐命勲舊一切鄙棄舊寮有干進者崇韜謂之曰
公雖代邸之舊然家無門閥深知公才技不敢驟進者
慮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于興平拜尚父子儀之

墓嘗從容白繼茂曰蜀平之後王為太子待千秋萬歲
神麗在手宜盡去宦官優禮士族不唯疎斥閹寺驕馬
不可復乘內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舊寮宿將戟
手痛心投其族滅之禍有自來矣復以諸子驕縱不法
既定蜀川輦運珍貨實於洛陽之第籍沒之日泥封尚
濕雖莊宗季年為羣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終亦崇韜
自貽其災禍也

史臣曰夫出身事主得位遭時功不可以不圖名不可

以不立洎功成而名遂則望重而身危貝錦於是成文
良玉以之先折故崇韜之誅蓋為此也是知強吳滅而
范蠡去全齊下而樂生奔苟非其賢孰免其禍明哲之
士當鑒於斯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攷證

唐列傳九郭崇韜傳如三四日間 案歐陽史作十日
居三日梁軍果至 案歐陽史作六日壘成彥章果引
兵急攻之

崇韜許之 案通鑑作崇韜陽許之

駟馬不可復乘 駟馬通鑑作扇馬考胡三省注引薛
史亦作駟馬今仍其舊

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七 考證

舊五代史卷五十七 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四

列傳十

趙光逢字延吉曾祖植嶺南節度使祖存約興元府推

官父隱右僕射光逢與弟光裔皆以文學德行知名唐

書光裔光啟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司勳郎中引文館學
士改膳部郎知制誥季述廢立之後旅游江表以避患

嶺南劉隱深禮之秦
為副使因家嶺外

光逢幼嗜典墳動守規檢議者目

之為玉界尺僖宗朝登進士第踰月辟度支巡官歷官
臺省內外兩制俱有能名轉尚書左丞翰林承旨昭宗
幸石門光逢不從昭宗遣內養戴知權詔赴行在稱疾
解官駕在華州拜御史中丞時有道士許巖士瞽者馬
道殷出入禁庭驟至列卿宮相因此以左道求進者衆
光逢持憲紀治之皆伏法自是其徒頗息改禮部侍郎
知貢舉光化中王道寢衰南北司為黨光逢素性慎靜

慮禍及已因挂冠伊洛屏絕交遊凡五六年門人柳璨

登庸除吏部侍郎太常卿

案唐摭言云光化二年趙光達於柳璨及第後三年不遷

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達始以左丞徵入

入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轉左

僕射兼租庸使上章求退以太子太保致仕梁末帝愛

其才徵拜司空平章事無幾以疾辭授司徒致仕

唐摭言云

光達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上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唐二年復徵拜上相

同光初弟光胤為

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光達署其戶

曰請不言中書事其清淨寡慾端默如此嘗有女冠寄

黃金一鑑于其家時屬亂離女冠委化於他土後二十
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封
尚在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閭室搢紳咸
仰以為名教主天成初遷太保致仕封齊國公卒於洛
陽詔贈太傅

光胤光逢之弟也

案新唐書俱云趙隱子三人光逢光

宋諱稱光胤為光裔似俱以詞藝知名亦登進士第唐

混二人為一今改正

書云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光胤仕梁歷清顯伯仲之間
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

咸以方雅自高北人間其名者皆望風欽重及莊宗平定
汴洛時盧程以狂妄免郭崇韜自勲臣拜議者以為國
朝典禮故實須訪前代名家咸曰光胤有宰相器薛廷
珪李琪當武皇為晉王時當因為冊使至太原故皆有
宿望當時咸謂宜處台司郭崇韜採言事者云廷珪朽
老浮華無相業琪雖文學高傾險無士風皆不可相乃
止同光元年十一月光胤與韋說並拜平章事光胤生
於季末漸染時風雖欲躍鱗振翮仰希前輩然才力無

餘未能恢遠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擬議以為已任同列既匪博通見其浮譚橫議莫之測也豆盧革雖憑門地在本朝時仕進尚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能深悉光胤每有發論革但唯唯而已後革奏議或當光胤謂羣官曰昨有所議前座一言粗當近日差進學者其可已乎其自負如此是條制權豪強買人田宅或陷罪害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子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胤謂

崇韜曰復恭與南山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官者因具奏聞希朗泣訴於莊宗莊宗令自光胤言之希朗陳訴叔祖復光有大功於王室室伯祖復恭為張濬所搆得罪前朝當時強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世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洎諸昆仲監護諸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胤方恃名德為其所折悵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嫉他

事危已心不自安三年夏四月病疽卒贈左僕射

鄭珏昭宗朝宰相縈之姪孫父徽河南尹張全義判官

光化中登進士第

歐陽史云珏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

歷弘文

館校書集賢校書監察御史入梁為補闕起居郎召入

翰林累遷禮部侍郎充職珏文章美麗旨趣雍容自策

名登朝張全義皆有力焉貞明中拜平章事莊宗入汴

責授萊州司戶未幾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於郭崇

韜將復相之尋入為太子賓客明宗即位任園自蜀至

安重誨不欲圖獨拜宰輔共議明堂一人共之孔循言
珏貞明時久在中書性畏慎而長者美詞翰好人物重誨
即奏與任圜並命為相有頃珏以老病耳疾不任中書
事四上章請明宗惜之久而方允乃授開府儀同三司
行尚書左僕射致仕仍賜鄭州庄一區明宗自汴還洛
陽遣中使撫問賜錢二十萬食羊百口長興初卒贈司
空初珏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為第十九人自登
第凡十九年為宰相又昆仲之次第十九時亦異之子

邁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崔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寅仕後魏為太子洗馬因為清河小房至唐朝盛為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瓘吏部尚書父彥融楚州刺史彥融素與崔堯善嘗為萬年令堯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皆賂遺中貴人堯知其由徑始惡其為人及除司勳郎中堯為左丞通刺不見堯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於任誠其子曰世世無忘堯故其子

弟嘗與崔讎協即彥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進士第釋
褐為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三署入梁為左司郎
中萬年令給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
儉相遇於幕次協厲聲而言曰崔萇之子何敢相見居
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
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協罷宇宏
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為虛有其表天成初遷禮
部尚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初豆盧

韋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
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珏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
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
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
曰重誨被人所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字
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為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
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嘗厚
置於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是先朝判官為稱

宗呼之朝退宰臣樞密使休于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
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園二則任園崔協暴死則已
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園曰今相位缺人協且可乎
園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
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舍琪而相協如
棄蘇合之丸取蝓蛭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與循
同職循曰言琪之短協之長故重誨竟從之而協登庸
之後廟堂秉筆假手于人朝廷以國庠事重命協兼判

祭酒事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為定物議非之

北夢瑣言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曰與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則患生崔協強言于坐曰臣聞食以心饒酒極好不加藥解足以安心神左右見其膚淺不覺哂之四年春駕自

夷門還京從至須水驛中風暴卒詔贈尚書左僕射諡

曰恭靖子頌頌壽貞惟頌仕皇朝官至左諫議大夫卒

于鄜州行軍司馬

李琪字台秀五代祖登天寶末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安

祿山陷東郡遇害累贈太尉諡曰忠懿愷孫宋元和中朝

位至給事中宋子敬方文宗朝諫議大夫敬方子穀廣
明中為晉公王鐸都統判官以收復功為諫議大夫琪
即穀之子也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為王鐸所知然亦疑
其假手一日鐸召穀燕于公署密遣人以漢祖得三傑
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
同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敗亡
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
價

太平廣記琪總角謁鐸鐸顧曰過蜀中語到用夏
州拓跋思恭為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即秉筆立製

云飛騎經巴陵鴻思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
此處金門遠何時玉輦迴蚤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
益竒之因執琪手曰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
憂因流寓青齊然糠照薪俾夜作晝覽書數千卷間為
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竊賦
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
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

知名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
出琪調啞鍾彝曰等賦謂琪曰余嘗患近年文士辭賦
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八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
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天復初應博學宏詞居
第四等授武功縣尉辟轉運巡官遷左拾遺殿中侍御

史自琪為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
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兄珽亦登進士第才藻富瞻兄
弟齊名而尤為梁祖所知以珽為崇政學士琪自左補

闕入為翰林學士

北夢瑣言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
策名仕致御史昭宗播遷衣冠蕩折

琪藏跡于荆楚間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
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寂寞每臨流踞石摘樹葉而試
草制詞吁嗟快悵而投葉水中

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

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

旨梁祖西抗邠岐北攻澤潞出師燕趙經畧四方暫無
寧歲而琪以學士居帳中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

倫是時琪之名播海內琪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
貞明龍德中歷兵禮吏侍郎受命與馮錫嘉張充郝殷
象同撰梁太祖實錄三十卷遷御史中丞累擢尚書左
丞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琪與蕭頃同為宰相頃性畏慎
深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中書奏覆多行其志而頃
專倚撫其咎會琪除吏是試躡名銜改攝為守為頃所
奏梁帝大怒將投諸荒裔而為趙巖輩所援罷相為太
子少保莊宗入汴素聞琪名累欲大任同光初歷太常

卿吏部尚書三年秋天下大水國計不充莊宗召百寮
許上封事陳經國之要琪因上疏曰臣聞王者富有兆
民深居九重所重患者百姓凋耗而不知四海困窮而
莫救下情不得上達羣臣不敢指言今陛下以水潦之
災軍食乏闕焦勞罪已迫切疚懷避正殿以責躬訪多
士而求理則何思而不獲何議而不臧止在改而行之
足以擇其善者臣聞古人有言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
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理也有其穀則國力備定

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湮洪水禹作司空于時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一千三百餘萬定墾地約九百二十萬頃最為太平之盛及商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十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提封萬萬井出車百乘戎馬四百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世比堯舜之朝戶口

更增二十餘萬非他術也蓋三代以前皆計入以為出
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漢
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戶既以咸耗古
制猶以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千二百餘萬墾田亦八
百萬頃至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于軍衆戰
馬多于耕牛供軍須奪于農糧秣馬必侵于牛草于是
天下戶口只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兩漢比隆
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一我唐太宗大皇帝以四夷初

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真天下粟價斛直兩錢自貞觀至于開元將及一千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堯舜又極增加是知牧人瘼者以重斂為病源料兵食者以專農為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乏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畱宸鑒如以六軍方闕不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

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征耗加納猶應感悅未至
流亡況今東作是時羸牛將駕數州之地千里運糧有
此差徭必方春種今秋若無糧草何以贍軍臣伏思漢
文帝時欲人務農乃募人入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亦
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富人入粟得關
內侯及公卿以下散官本朝乾元中亦曾如此今陛下
縱不欲入粟授官願明降制旨下諸道令差百姓轉倉
之處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師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

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久選者使與放選千石
以上至萬石不拘文武明示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
斯亦救民轉倉贍軍之一術也莊宗深重之尋命為國
計使垂為輔相俄遇蕭牆之難而止及明宗即位豆盧
革章說得罪任園陳奏請命琪為相為孔循鄭珏排沮
乃相崔協琪時為御史大夫安重誨于臺門前專殺殿
直馬延雖曾彈奏而依違詞旨不敢正言其罪以是託
疾三上章請老朝旨不允除授尚書左僕射自是之後

尤為宰執所忌凡有奏陳靡不望風橫沮天成末明宗
自汴州遷洛琪為東都留司官班首奏請旨偃師奉迎
時琪奏中有貶契丹之尤黨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詔曰
契丹即為尤黨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罰一月俸又嘗奉
勅撰霍彥威神道碑文琪梁之故相也敍彥威仕梁歷
任不言其偽中書奏曰不分真偽是混功名望令改撰
詔從之多此類也琪雖博學多才拙于遵養時晦知時
不可為然猶多岐取進動而見排由已不能鎮靖也以

太子太傅致仕長興中卒于福善里第時年六十子貞
官至邑宰琪以在內署時所為制詔編為十卷目曰金
門集大行于世

蕭頊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倣之孫京兆尹廩之子
頊聰悟善屬文昭宗廟擢進士第歷度支巡官太常博
士右補闕時國步難連師屈強率多奏請欲立家廟
于本鎮頊上章論奏乃止累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
自中書出為右僕射梁祖判官高勗使梁祖廕求一子

出身官省寺皆稱無例濬曲為行之指揮甚急吏徒惶
恐頃判云僕射未集即官赴省上指揮公事且非南宮
舊儀濬聞之慙悚致謝頃由是知名梁祖亦獎之頃入
梁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知貢舉咸有能名自吏
部侍郎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琪同輔梁室事多矛盾
肅宗入汴頃坐貶登州司戶量移濮州司馬數年遷
太子賓客天成初為禮部尚書太常卿太子少保致仕
卒時年六十九輟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史臣曰夫相輔之才從古難得蓋文學政事履行謀猷
不可缺一故也如數君子者皆互有所長亦近代之良
相也如齊公之明節李琪之文章足以圭表搢紳笙簧
典誥陟之廊廟宜無愧焉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攷證

唐列傳十趙光逢傳父隱右僕射 案舊唐書作左僕

射

僖宗朝登進士第 僖宗原本作昭宗據舊唐書光逢
係乾符五年進士當作僖宗今改正

時有道士許巖士 許巖士原本脫士字今據新唐書
及通鑑增入

李琪傳敬方子穀廣明中為晉公王鐸都統判官 案

太平廣記引李琪集序作父敬佐王鐸滑州幕考李
琪祖名敬方其父不得名敬疑太平廣記傳寫之訛
戎馬四百匹 四百原本作四千今據漢書改正

以太子太傅致仕 案太傅歐陽史作少傅

舊五代史卷五十八 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唐書第三十五

列傳十一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父季會幼放蕩縱橫不治農
產恒隨哀挽者學紼謳尤嗜其聲既長遇亂合雄兒為
盜有志功名黃巢渡淮會從梁祖為部曲梁祖鎮汴會

歷都押衙自梁祖誅宗權併時溥屠朱瑄走朱瑾會恒
以兵從多立奇功文德中表授懷州刺史歷滑州留後
河陽節度使檢校司徒自河陽以疾致政於洛陽梁祖
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
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奄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為昭
義節度使昭宗幸洛陽加同平章事其年昭宗遇弒哀
問至會三軍縞素流涕久之時梁祖親討劉守文於滄
州駐軍於長蘆三年十二月王師攻會居旬日會以潞

州歸於武皇

北夢瑣言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祇候吾將乘馬欲出圍

人以馬就臺忽為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忽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於河東矣

引見會泣曰臣非不能守潞但以汴王篡弱唐祚猜嫌

舊將臣雖蒙保薦之恩而不忍相從今所謂吐盜父之

食以見王也武皇納之賜甲第於太原位在諸將上五

年汴將李思安圍潞州以會為都招討使檢校太尉莊

宗嗣王位與會決謀破汴軍於夾城七年十一月卒於

太原莊宗即位追贈太師有子七人知沆為梁祖所誅

餘皆歷內職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父佐海州刺史寶少事朱瑾為牙將瑾之失守於兗也寶與瑾將胡規康懷英歸汴梁皆擢任之自梁祖陳師河朔爭霸關西寶與葛從周丁會賀德倫李思安各為大將統兵四出所至立功歷洺隨宿鄭四州刺史天佑六年梁祖以寶為邢洺節度使檢校太傅莊宗定魏博十三年攻相衛洺磁下之寶獨保邢州城孤援絕八月寶以邢州降莊宗嘉之進位檢校

太尉同平章事遙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
待以賓禮位在諸將上每有謀畫與之參決契丹之寇
幽州周德威危急寶與李存審從明宗擊契丹於幽州
州西北解圍而還胡柳之役諸軍逗撓汴軍登無石山
其勢甚盛莊宗望之畏其不敵且欲保營寶進曰王深
入敵境偏師不利王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
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銳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
為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

料情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
決勝設使餘衆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莊宗聞
之聳聽曰微公幾失計即引騎大譟奮稍登山大敗汴
人十八年張文禮殺王鎔叛寶帥師進討八月收趙州
進渡滹水擒賊黨張友順以獻九月進逼真定結營西
南隅掘塹柵以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郭十九年
正月契丹三十萬乘援鎮州前鋒至新樂衆心憂之寶
見莊宗指陳方略軍情乃安敵退加檢校侍中三月城

中饑王處瑾之衆出城求食寶縱其出伏兵截擊之饑賊大至諸軍未集為賊所乘寶乃收軍退保趙州因慙憤成疾疽發背而卒時年六十同光初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郡王有子八人宏倫宏儒皆位至郡守符習趙州昭慶縣人少從軍事節度使王鎔積功至列校自莊宗經略河朔與鎔連衡常令習率師從莊宗征討鎔為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寨文禮上書請習等歸鎮習雨泣訴於莊宗曰臣本趙人家世事王氏故使

嘗授臣一劍俾臣平蕩兇寇自間變故徒懷寃憤欲以
自剄無益於營魂且文禮乃幽滄叛將趙王知人不盡
過意任使致被反噬臣雖不武願在霸府血戰而死不
能委身於兇首莊宗曰爾既懷舊君之愛可復仇乎吾
當助爾習等舉身投地號痛感激謝曰王必以故使而
輔翼之勞雪其寃恥臣不敢期師旅為助但悉本軍可
以誅其逆監莊宗即令閻寶史建塘助習討文禮乃以
習為成德軍兵馬留後及文禮誅將正授節鉞習不敢

當其任辭曰臣緣故使未葬又無嗣息臣合服斬綰候
臣禮制畢聽命及莊宗兼領鎮州乃割相衛二州置義
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見係霸府不宜
遽有割隸但授臣河南一鎮臣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
度東南面招討使習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十年沿河
戰守習常以本軍從心無顧望諸將服其為人同光初
以習為邢州節度明年移鎮青州四年二月趙在禮盜
據魏州習受詔以淄青之師進討至則會軍亂習乃退

軍渡河明宗自鄴赴洛遣使召之習不時而至既至謁

明宗於胙縣霍彥威謂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

四何猶豫乎習乃從明宗入汴明宗即位加兼侍中令

歸本鎮屬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後授習天平軍節度

使四年移汴州節度使

宋史顏衍傳天成中為鄒平令符習初鎮天平習武臣之廉慎

者以書告屬邑毋聚飲為獻賀衍未領書以故規行之尋為吏所訟習遽召衍笞之幕客軍吏咸以為辱及正

人習甚悔焉即表為觀察判官且塞前事

安重誨素不悅習會汴人言習厚

賦民錢以代納藁及納軍租多收加耗由是罷歸京師

通鑑習自恃宿將議論多抗
安重誨故重誨求其過奏之授太子太師致仕求歸故
里許之乃歸昭慶縣明宗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習
飛揚痛飲周遊田里不集朋徒不過郡邑如此累年中
風而卒贈太師子蒙嗣位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孤自勤於鄉校弱冠從軍初為
鎮州隊長以功漸升部將與符習從征於河上頗得士
心間張文禮弑王鎔志復主讎震泣請行兵及恒陽文
禮執其母妻洎兒女十口誘之不迴攻城日急文禮忿

之咸割鼻斷腕不絕其膚放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
震一痛而止憤激奮命身先矢石鎮州平以功授震深
趙二州刺史其性純質以清直御下在河北獨有政聲
移易州刺史魚南北面水陸轉運招撫等使契丹犯塞
漁陽路梗震率師運糧三入薊門擢為河北道副招討
遙領宣州節度使代房知溫軍於盧臺及至軍會戍兵
龍旺所部鄴都奉節等軍數千人作亂未及交印而遇
害明宗聞之廢朝一日詔贈太傅震略涉書史尤嗜左

氏傳好為詩善筆札凡郵亭佛寺多有留題之迹及其遇禍燕趙之士皆歎惜之

王瓚故河中節度使重盈之諸子也天復初梁祖既平河中追念王氏舊恩辟瓚為賓佐梁祖即位歷諸衛大將軍充華兩鎮節度使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統軍駐於河上時李存審築壘於德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邱而旋於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饋運相繼瓚嚴

於軍法令行禁止然幾略應變則非所長十一月瓚率其衆觀兵於戚城明宗以前鋒擊之復獲將李立十二月邏騎報汴之饋糧千計沿河而下可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之使騎軍循河南岸西上俘獲饋役數千瓚結陣河曲以待王師既而兵合一戰敗之瓚衆走保南城瓚以小舟北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俘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曹濮梁主以瓚失律令戴思遠代還及王師襲汴時瓚為開封府尹梁主聞王師將

至自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時持國寶謂瓚曰吾終保
有此者繫卿耳令瓚開市人散徒登城為備洎明宗至
封邱門瓚開門迎降翼日莊宗御玄德殿瓚與百官待
罪及進幣馬詔釋之仍令收梁主屍備櫬槨權厝于佛
寺漆首函送於郊社居數日段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
者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於人聖政惟新宜誅首惡
以謝天下於是張漢傑張漢融張漢倫張希逸趙穀朱
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沒瓚聞諸族當法憂悸失次每出

則與妻子訣別郭崇韜遣人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

副使知府事檢校太傅如故

歐陽史瓚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

婚姻然人臣各為主耳復何罪耶瓚心憂疑成疾十二月卒贈太子太師瓚雖為治嚴肅而慘酷有家世風自

歷守藩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照下及尹政京邑委政

於愛壻牙將幸廷蔚曲法納賄因緣為奸初汴人駐軍

於河上軍計不足瓚請率汴之富戶出助軍錢賦取不

均人靡控訴至有雉經者又有富室致賂幸而免率者

及明宗即位素知廷蔚之奸乃勒歸田里然瓚能優禮搢紳抑挫豪猾故當時士流皆稱仰焉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也自稱唐中宗朝中書令南陽郡王恕已之後曾祖進朝成都少尹梁以象先貴累贈左僕射祖忠義忠武軍節度判官累贈司空父敬初太府卿累贈司徒駙馬都尉敬初娶梁祖之妹初封沛郡太君開平中追封長公主貞明中追封萬安大長公主象先即梁祖之甥也性寬厚不忤於物幼遇亂慨然有憂

時之意象先嘗射一水中鳥不中箭落水中下貫雙鯉見者異之梁祖鎮夷門象先起家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景福元年自檢校左省常侍遷檢校工部尚書充元從馬軍指揮使兼左靜邊都指揮使乾寧五年再遷檢校右僕射左領軍衛將軍同正充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光化二年權知宿州軍州事天復元年表授刺史充本州團練使橋鎮過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迪州城象先殫力禦備時援兵

未至頗懷憂沮一日登北城憇息樓堞之上恍然若寤
夢人告曰我陳璠也嘗板築是城舊第猶在今為軍舍
可為我立廟即助公陰兵象先納之翼日淮寇急攻其
壘梯輶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之有大風雨居民望見
城上兵甲無算寇不敢進即時退去象先方信神鬼之
助乃為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不輟三年權知洺州軍
州事天祐三年授陳州刺史檢校司空是歲陳州大水
民饑有物生於野形類蒲萄其實可食貧民賴焉梁間

平二年授左英武軍使再遷左神武右羽林統軍三年
轉右衛上將軍封汝南縣男四年權知宋州留後到任
五月改天平軍兩使留後時鄆境再饑戶民流散象先
即開倉賑恤蒙賴者甚衆五年梁祖北征以象先為鎮
定東西行營都招討應接副使進封開國伯領兵攻蓆
縣不克而還俄奉旨自鄆赴闕鄆人遮留毀石橋而不
得進乃自他門而逸尋授左龍武統軍兼得衛親軍都
指揮使乾化三年與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合謀誅朱友

珪於洛陽梁末帝即位以功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遙
領洪州節度使行開封戶判在京馬步諸軍進封開國
公四年授青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未幾移鎮宋州加
檢校太尉象先在宋凡十年初梁祖領四鎮權兵十萬
威震天下關東藩守皆其將吏方面補授由其保薦四
方輿金輦璧駿奔結轍納賂於其庭如是者十餘年寢
成風俗藩侯牧守下逮羣吏罕有廉白者率皆倍斂剥
下以事權門象先恃甥舅之勢所至藩府侵刻誅求尤

甚以此家財巨萬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覲輦珍
幣數十萬遍賂權貴及劉皇后伶官蒼伯居旬日内外
翕然稱之初梁將未復官資者凡上章奏姓名而已郭
崇韜奏曰河南征鎮將吏昭洗之後未有新官每上表
章但書名姓未頒綸制必負憂疑即日復以象先為宋
亳耀輝穎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尉平章事仍賜姓名紹
安尋令歸鎮明年以郊禮象先復來朝是時制改宋州
宣武軍為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曰歸德之名無

乃著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即命歸鎮其年夏以疾卒於
理所年六十一冊贈太師周廣順中贈中書令追封是
國公象先二子長曰正辭歷衢雄二州刺史次曰竄周
顯德中終於滄州節度使

張溫字德潤魏州魏縣人也始仕梁祖為步直小將改
崇明都校貞明初蔣殷以徐州叛從劉鄩討平之改左
右捉生都指揮使莊宗伐邢臺獲之用為永清都歷校
武州刺史山後八軍都將從莊宗襲契丹於幽州收新州

歷銀槍効義都指揮使再任武州刺史同光初契丹陷
媯儒檀順平薊六州武州獨全改授蔚州刺史天成初
歷振武昭武留後尋授利州節度使入為右衛上將軍
無幾授洋州節度使右龍武統軍改雲州節制清泰初
屯兵鴈門逐契丹出塞移鎮晉州嬰疾而卒詔贈太尉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為帳下瑄敗
歸於梁祖為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景仁
戰敗於柏鄉紹文與別將曹儒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

之攻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渡河一時汴人大恐河
無舟楫紹文懼為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河內黃至魏
州歸於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分其兩將三千人為
左右匡霸軍旅仍令紹文曹儒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
守光進檢校司空移將匡衛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
破劉鄩於故元城歷貝隰代三郡刺史領天雄軍馬步
副都將屯於德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為馬步軍都虞候
明宗收鄆州以紹文為右都押牙馬步軍都將從破王

彥章於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討西川為洋州節度留後領鎮江軍節度天成初為武信軍節度使尋卒於鎮

史臣曰昔丁會之事梁祖也功既隆矣禍將及矣挺身北首故亦宜然食人之祿豈合如是哉閻寶再降於人夫何足貴焉符習雪故主之沈寃享通侯之貴位乃趙之奇士也烏震不憫其親仁斯鮮矣雖慕樂羊之跡豈事文侯之宜瓚洎象先而下皆降將也又何足以譏

馬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攷證

唐列傳十一丁會傳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
有避禍之志 案梁祖季年無誅戮大臣之事考朱
珍李讜先後為梁祖所殺丁會蓋鑒於前事也見通
鑑考異

閻寶傳梁祖以寶為節度使檢校太傅 案歐陽史太
祖時為諸軍都虞候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
與是書詳畧先後互異

符習傳飛揚痛飲 飛揚原本作飛鷹今攷杜詩痛飲
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鷹字疑揚字之訛今

改

烏震傳移易州刺史 易州歐陽史作冀州

詔贈太傅 太傅歐陽作太師

張溫傳 案溫於潼關擒劉知浣見梁紀此傳不載

舊五代史卷五十九攷證